

中国 大儒

风华绝代

大鸟◎著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章句义理、本无玄学……
超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家情怀的精神洗礼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大鸟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大儒. 风华绝代 / 大鸟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221-10708-4

I. ①中… II. ①大… III. 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4606 号

中国大儒. 风华绝代 Zhongguo Daru.Fenghuajuedai

作者 大鸟

责任编辑 张静芳 梁永雪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312 千字 印张 18.75

ISBN 978-7-221-10708-4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仰望并触摸大师

大师是用来仰望的。

每一位大师，都是一座嵯峨的高山。或壁立万仞，危岩高耸，峭峭幽邃，或雾锁深谷，藤缠迷径，苍苔侵阶，但他们都巍巍屹立，傲然横空，独成风景。

每一位大师，又都是一条奔竞的长河。或波平水阔，远帆点点，浩浩东逝，或水急流湍，浪花澎湃，鱼跃鸢飞，但他们都静卧大地，通古接往，自成生态。

因而，仰望大师，其实就是在仰望一种别样的人生，膜拜自己难以企及的高度，体验自己无法拥有的厚度。

宽博、深邃、辽远、浩渺……这些构成了大师群体的精神底色，同时也生动着我们因长时间张望在庸碌俗世而日益呆板、凝滞的眼睛。通过仰望大师，于是知道，人原来可以将自己活到这样精彩的境界，人也可以将自己丰厚到如许超拔高迈的地步。作为一种人生的高标，大师以曾经的既定存在，告诉来者的是《诗经》里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大师还是用来触摸的。

因为每一位大师，首先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虽然头顶的月光不一样，吐纳的空气不一样，但他们一样品嚼着人生旅途中的诸般艰辛与苦涩，一样有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忧心与感伤，这就和同样为人的我们有了根基上的贴近性。

毕竟，将一个人放在相框里，而不是供在佛龛中去打量，会更为逼真。

单纯仰望的视角，会让大师获得我们无尽的敬意与歆羡，但同时也获得我

们的慨叹与陌生。后者造成的疏离感，无论于大师本人，还是对需要认识大师的我们，均无益处。

那就伸出手，触摸大师，哪怕只是轻轻牵了一下他的衣襟，指头肚儿都会触到一种分明不同的质感。

仰望大师，只需崇敬就够；触摸大师，还需要有一份平常心。就像领袖身边的秘书，除了有与大众一样的景仰之外，他还需有抛开神圣与神秘之后的日常悉心照料之心。

中国儒学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先秦儒学，西汉章句训诂之学，东汉的谶纬学说，魏晋南北朝的玄学，还是三教合流的隋唐学，探究义理的宋元之学，明代心学，清朝的考据学，都大体延续了这样一个发展程式：兴起，隆盛，衰变，末流，纠偏。然后，周而复始，进入到下一个循环之中。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

因而，全方位认识一个大师，就不能以其耀眼的光环遮照所有的阴翳，来全面讴歌；同样，更不能以其学术末流时的种种流弊来蛮横指责初兴时的肇始之学。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现场，在其所处的学术环境、政治语境中，看其创树，读其作用，察其身量，这样的审视才更为允当与客观。

就这样，上迄春秋战国的孔子、孟子、荀子，下至民国初期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个个在中国儒家文化发展史中标志性的人物，组成了中国儒学大师集团，集体走入了我的笔下，人文炳焕，云蒸霞蔚。

将他们屈尊集于一册之中，珠串起来，自有作者一份苦心，那就是，再现大师，标定他们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中接纳传灯的彼此坐标，画就一个以人物为

载体的中国学术史图表。而且，还奢望用一位位鲜活的人物为载体，为读者呈现一个并不十分枯燥，但于史有征、于学有养的简易中国儒学史读本。

每一颗璀璨的星星，你可能都是熟悉的，而将他们星罗棋布再去凝视，或许你会有额外的收获。

本书所遴选的大师，基本上各自分立于不同时代，分别稳稳端坐在他所屹立的历史时期的学术巅峰。这样依次触摸大师，从他的学术成就、人生履历、历史背景，乃至学风流变、赓续设笔、钩玄稽要，可以更为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出每一位大师在学术史上各自的创树，所起的传承作用，以及所居的高度。

其实，他们不仅仅表征了中国儒学史。

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说：“儒家思想形成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主干，这是无疑的。广播在下层的是社会风俗，英华结露而表显在上面的是历史上的各方面人物。而传衍悠久，蔚为一民族之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之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之主脉。并不是儒家思想造成了中国民族之历史与其文化，乃是中国民族之内性之发挥而成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者，其间最要的一部分，则为儒家思想。”

梁启超也在《饮冰室书话》中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

一位位大儒，毋宁说就是横亘在中国文化历史天空中的一座座高山，就是流淌在中华学术大地上的一条条河流。

攀跋其上，涉水其间，向他们致敬，其实就是在做一次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游历，是在向中国文化史礼祀与致意。触摸他们的思想与人生，就显得很有必要。

心向往之，力不能逮，这是人常犯的毛病，相信在下也是其中的一个。这里，只能诚恳而憨厚地对自掏腰包购买此书的您先说一声：乞谅。

目 录

序：仰望并触摸大师 / 001

孔子：一个有趣儿的老头儿 / 001

孟子：平治天下者舍我其谁 / 019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宗师 / 034

董仲舒：天人三策罢百家 / 048

戴逵、戴圣：在冷学中振衰继绝 / 064

毛亨、毛萁：为《诗经》插上翅膀 / 077

刘歆：雄踞西汉的一座学术重镇 / 087

扬雄：用寂寞自身重塑儒家精神 / 102

王充：不妥协的现实批判者 / 118

马融：绛帐女乐中的严谨儒家 / 135

张衡：一代学博才通的儒宗 / 152

何休：汉代『公羊学』的殿军 / 166

郑玄：在遍注群经中综采大成 / 180

王肃：汉代儒学的终结者 / 196

何晏：被歪曲的魏晋清谈座主 / 211

王弼：举世无匹的少年宗师 / 228

向秀：许君能从竹林游 / 243

范缜：在释学包围中罄悬河之辩 / 258

刘勰之：巍然矗立北朝的一代名儒 / 277

孔子：
一个有趣儿的老头儿

他是一个孤独的人。

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夕阳残照下，他始终以一个被放逐者的姿态，孤独而傲岸地置身在主流社会的热闹人群之外。但这种游离与疏远，却又有着过多主观躲避的成分，那是一种天性皎洁的高尚人格所致。前途穷蹇，四处壁垒，孔子怀揣着终不得抒的理想与抱负，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之上。周遭罡风烈烈，他却独自浩浩荡荡。虽荆棘缠腿、步履维艰，但因心有所向而乐此不疲；虽遗世独立、衣衫褴褛，但因胸有所怀而矢志不渝。

他是一个简单的人。

听到一曲美妙的韶乐，便沉浸其中，竟然三月不知肉味；简单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将生存的快乐简约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甚至为向学生辩解自己内心无亏时，不惜指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简单到在落魄之中被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时，却一脸妩媚地说：“然哉，然哉。”

他也是一个浪漫的人。

他相信，如果人人都心底亮堂，处处都烛光闪耀，那么世界就会光明一片。重要的，君子应从自身做起，来启亮人世，开解混沌，驱除低下、齷齪与鄙吝。他懂得，知识分子的全部担当与使命，不是坐拥书城，俯仰其间，与书籍悠然独对，在笔墨间消遣人生，而是通过博文约礼，完善自己的德性生命之后，用自己的知识与思想，化愚顽，明盲瞽，去邪佞，为他人心中植绿，为世界垦荒，通过改造人心改造世界，最终实现文质彬彬、纲常有纪的和谐大同社会。

他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他从来没有忘却一个文化者对统治者的规劝与教导的职责，他强调“政者，正也”、“举直错诸枉”，他呼唤所有的统民之人，视民如伤，心怀黎元，苍生在念。怀着无限的美意，持着永恒的善念，以礼律约自身，克制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寻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诚，将执政理念定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礼的世风化民导众，为渊驱鱼，为心植绿，为百姓谋福祉。而这种呼唤终是空谷传音，有去无回。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一己之力微若草芥，仍信念在怀，大道荷肩，他守之不移，持之以恒，这便有了悲剧的色彩。

他走得太远，超越时代的睿思尚不能被他所生存时代的大众理解；他站得太高，高居众人头顶视线之外，又绝非时人所能看到，而这些都构成了哲人永恒的生存宿命。但，凝重与庄严就蒸腾于其间，向四周袅袅挥散，虽无人观瞻，却愈显静穆与神圣。

伫立在出云的山巅，为众生作亘古的瞭望，瞭望者自己便不能不承接寂寞；避开喧嚣的尘世，让思想款接天地古今，为大众思考生命与永恒的真谛，思想者自己便不能不拥抱永久的岑寂。

他就是孔丘，孔仲尼。

—

这些都是他，但又都不能准确概括他。

如果说伏尔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孔子知识的丰厚、眼光的超迈、做人的笃实、行事的执著、沛胸的道义、高蹈的人格、健全的德性生命、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影响中国数千年政体与文化的思想体系……都在指向这样一种界定：“孔子”已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文化的标高。

历史对孔子的身份认定，是三个依次强化的学术肖像：

首先，他是位老师。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将王官之学下移至民间，打破教育门阀，实现“有教无类”的伟大教育家。

其次，他是个重要的文化拾荒人。通过潜心书斋，全面整理古典经籍，祖述尧舜，宪章汤武，上承三代，下启来世，这是衔古接今的孔子所独具的文化里程碑意义。

再次，他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学术体

系，并赋予“儒”以强烈的使命感、自尊感和内在德性力量，使之传习不衰，构建了中国士大夫层的集体精神生命——守死善道、士不可不弘毅。

不管是哪种身份认定，孔子都具有开山立宗、举灯映路的非凡意义，决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高至伟作用。

周平王东迁之后，社会矛盾更为加剧，天下大乱。伴随诸侯国的不断强大，周王室虽为天下共主，但已摇摇欲坠，不复有一统天下、号令诸侯的力量。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战乱频仍，表现在文化层面上，就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礼崩乐坏，斯文扫地，传统文化难以为继。《庄子·杂篇·天下》在描述这一文化道德紊乱期时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感谢孔子，正是孔子潜心书斋，敏古好求，删《诗》、正《乐》、定《礼》、赞《易》、修《春秋》等一系列文化抢救工作，保存了传统文化，起到了振衰继绝、接竹引泉的历史作用。

宋代邵康节在《皇极经世书》中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可以看出，没有孔子的文化拾荒行为，滥觞于尧舜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可能早已枯竭、断流。

而浇铸其万古师表地位的，则是他开天辟地地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律约、以“中庸”为手段的思想体系。

《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说文解字》中解释“儒”，为“术士之称”。这就是说，“儒”在孔子时，是与其他具有“六艺”之能，并借此求仕的行当并列的，除了有别于躬耕于垄亩的野人，和骑士、武士、乐士、术士等完全一样，只是一种普通的行业。儒学成为学派，也仍是孔子首创之后，经子夏设教西河，大雅传诵，以及子思开馆授徒，将儒学发扬光大之后的事情。

孔子生值春秋季世，当其生年，他的学说不过名列九家之一，还远远不能称之为显学。老子的无为论，墨翟的兼爱说，法家的法统论，都与之分庭抗礼。所以，齐国的晏子、楚国的子西，以及陈、蔡那些大夫们，才

都可以坦然对儒学挞伐，屡屡攻击。将孔子学说独家挂牌为儒学，并且实现亨通、显达，过上了好日子，是到汉高祖才有的事。自那时起，孔子才被请到祠里享祭，受用起生牛肉大礼。在隋唐以前，孔子是跟附在周公之后享祭的，提到儒家学说，必是周孔连称，犹如老子前面要有黄帝。直到唐太宗贞观二年，诏停周公先圣，孔子才从原先的“二哥”位置，跻身到“一哥”的宝座。

这些，当然都与纯学术意义上的儒家文化本身毫无干系。让人感兴趣的始终是，他独创的系统而庞大的儒家学术体系的终极价值在哪里。

是的，这终极价值就在那延宕数千年而不衰，至今仍为人类社会向往并追求的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民本思想之中。

孔子知道，只有建立一个“均”、“和”、“安”的理想社会，杀戮才会停止，纷争才会熄灭，紊乱才会找回秩序，道德才会得以回归。

围绕这一目标，他建构了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首先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问题，每个人都应当加强德性生命的塑造，即“仁”；其次要对人进行律约，使其各安其分，即“礼”；最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即“中庸”。

如何使人具有仁、礼与中庸，那就是教育。儒学终究来说是一门人生实践之学。在老师方面，是用启发的方式，循循善诱弟子去认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真实和谬误，从而达到对人生和道义的了悟；而在学生方面，则需要践形尽性，从老师的教诲中得到启蒙，然后再回到自家身心生活，对世界和真理有所体认和存养，最后实现知礼而达仁的境界。只有人人存仁体礼，由个体的人放大到组成社会基础单元的家，继之再放大到邦国天下，那么，最终就会实现“均”、“和”、“安”的理想社会。

一个系统的中华文化体系就此横空出世，巍然矗立。

一个完备的中华思想谱系就此扎根民间，荫庇万古！

钱穆说：“儒家思想形成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主干，这是无疑的。广播在下层的是社会风俗，英华结露而表显在上面的是历史上的各方面人物。而传衍悠久，蔚为一民族之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之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之主脉。并不是儒家思想造成了中国民族之历史与其文化，乃是中国民族之内性之发挥而成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者，其间最要的一部分，则为儒家思想。”

孔子所创树的儒家思想，自西汉被政体纳入，遂始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其倡导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也成为东方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

如果不数典忘祖，那么就该承认，历史上儒学一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体，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在中国内交外困的某些特定历史时刻，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人们曾对儒学进行批判和挞伐，但今天看来，这些弥漫着浓郁火药味的运动，依然缺乏学术的思辨和思想的冷静，多的是革命名义下的呼啸，还有就是不明就里式的蛮横无理。因为汉儒把孔子神圣化、谰纬化，隋唐将孔子断章化、分裂化，宋儒将孔子印心化、教条化，这么一路折腾下来的孔子，早已不是夫子本人能认识的模样了。

法朗士说过一句话：“生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实在是种大不幸。在活着时，他备受苦痛，而死后，又硬被不相干的人作弄，最终使自己变成与己毫不相干的人。”

让我们听听这样一些声音：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朱熹说：“此道更前后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

法国思想启蒙导师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在其中未发现任何别的东西。”

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公元一九八八年，诺贝尔获奖者齐聚巴黎，探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达成共识：“二十一世纪人类欲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到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当然，被后人泥塑成“素王”供奉在大成殿里，孔子会为此深感讶异而可笑，他会认真地说，这哪里是我呢？

二

行走在春秋末年，孔子比烟花更寂寞，比浮萍更伶仃。

公元前五五一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因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

端的是“德不孤，必有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几位最重要心灵导师，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晚期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几乎同时相约在东西方接踵而出。

先孔子十五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五六六年在迦毗罗卫降生；后孔子十一年，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里特出生；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出世；具体出生年月不详的老子，却与孔子在公元前五一八年的周王室洛邑有过清茶袅袅融会心的促膝交谈，因交谈者的伟岸身量，这次会晤注定是空前绝后的，那是站在人类思维巅峰上的最伟大智者的会晤，是中华民族两位精神原创者的绝世会见。

人类文化的天空，因这几颗耀眼星宿的横空出世，陡然变得璀璨至极。从此，他们彼此镶嵌在人类哲学的母版天空上，熠散着冷峻而永恒的光亮。

而现实之中的孔子，只带着俗世遮罩给他的卑微与辛劳叙写他成长中的岁月。

三岁丧父的孔子，在寡母颜征的教育下，自幼就好习礼仪，“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及长，二十岁时担任委吏（管仓库的小吏），二十一岁时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此即孔子自况：“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公元前五二二年，三十岁的孔子从此奠定了治学、做人、为政等坚实的学问与道德基础。至此，开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鲁国权臣孟僖子将死，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由此可见，其学问与道德之名已经盛传。

孔子的政治生涯是从公元前五〇一年的五十岁开始的，先任中都宰，次年升为小司空，后擢而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实现大治。

官位的亨通，生活的裕如，这些永远是不属于哲人的。即便拥有，也只会

是暂时，一切都会转瞬即逝。因为真理在怀，他会时时向虚妄与丑陋质问；因为爱意在胸，他会时时对民众的苦难流下艰涩的眼泪；因为道义在肩，他会时时向谬误的现实愤然。

果然，公元前四九七年，为败坏鲁政，齐国选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饔飧于大夫。终致失望的五十五岁的孔子，远离母国，踏入周游列国的漫漫风尘之中。

临走时，他唱了一首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鸡鹜升堂，凤凰远潜。月虽是故乡明，但亲爱的故乡已被位居上僚的少数混蛋搞得乌烟瘴气，理想被现实彻底瓦解，只剩下失望之后的深深绝望。那就轻咳一声，拂下衣袖，转身而去。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远走时的心境，永不是《诗经》中“适彼乐土”的那种欣然，而是充满郁愤的无奈，很像愤然离开李希诺斯夫基亲王时的贝多芬。音乐家留下的纸条是：“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孔子没有贝多芬的私人化怒怨和愤懑，他只因大道不行而尽弃所获，出逃与远离也非寻找新的依托和寄靠。

就这样，毅然决然，他将自己从一个大司寇变成了一个流浪汉。

哲人在自我认知上是没有归属感的，他的本意就是漂泊，就是伶仃，就是游牧。驻也由我，行也由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羁绊我自由的双脚，这就是大自在的人生，这就是永恒的行者。

一流的心灵，不光盛放着智慧和关爱，还永远留着一张空荡的床，供忧患栖息，让忧伤小憩。所以，不管佛陀，还是老庄，不管真主，还是耶稣，都讲求逃离安逸，坚持苦修，于财色名利的红尘之外艰难地寻求抵达智慧的必经之路。

但，一个五十五岁的老人，就为了对真知与道义的向往与拥抱，从而不顾年迈体衰，放弃至尊的高官位置，扔掉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自我放逐，远离故乡，一头走向前途未卜的苍茫夜色之中。这无论如何，都令人感慨万千。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令人心酸的一幕。

夕阳西下，一个忧伤的老人，一辆破旧的牛车，一条通向远方的迷茫之路。他将从这里走出去，用双脚丈量山河，用思想丈量文化。

那就走吧。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疑。

三

这一走，就是漫长的十四年。

需要多么坚韧的健壮肉体，才能经受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坎坷崎岖路上牛车的颠簸呢？何况他这时已经是一个五十五岁的羸弱老人。

信念，是一种存放在内心的力量，它由天地间一种无声的精神唤醒，成为生命的大自觉。而一经产生，其力度就远远大于一切，包括孕育这种力量的肉体自身。当一个人为了理想而活，为真理存在，虽筚路蓝缕而不苦，虽赴汤蹈火而自若。简约生活，轻视肉体，慨然生命，全因他心中托着尊贵无比的信念。

“吾欲仁，斯仁至矣！”怀着无限的美意，持着永恒的善念，以礼律约束自身，克制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寻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诚，将执政理念定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礼的世风化民导众，为渊驱鱼，为心植绿，为百姓谋福祉。

孔子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于此。道义在肩，舍我其谁？因为真正的智慧和知性，必是以追求人格完整为目的的。他只向更为完美的人格折腰，只在陶冶情操的路上，甘心接受所有的苦难和磨砺。

但，路上等待孔子的又绝不只是饥肠辘辘的穷蹇和风尘仆仆的艰辛，还有无尽的凶险磨难。

就像头戴荆冠、背负沉重十字架走向受刑地的耶稣所展现的高贵与仁慈，灾祸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周游路上的孔子。正是在危机四伏中，他用特有的从容与淡定、自信与快乐，向世人展示了他大义凛然的精神禀赋，人格的尊贵，人性的魅力，尽绽其中。

艰难重重，困苦多多。

公元前四九七年，去卫适陈，过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县境）时，匡人误认孔子为阳虎（因阳虎的人曾欺压匡人，而孔子的长相又极似阳虎），围困孔子。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后孔子过蒲，恰逢公叔氏发动叛乱，再遭蒲人野蛮扣留。亏得弟子公良孺施勇斗狠，才得以脱险。